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三十七回 花神祠夫人助巨款 留仙帳嬌婢勸癡郎

仲蓮民聽秋鶴說非大教的名目，便追問起來歷來，秋鶴道：「印度各教門裡頭，那非大教創立最先。大約在中國商朝初年，就立這個教。釋迦出世時節，非大教已經通行的了，也叫飛四教。教書之中，非大最先，也最古。這個書都是整齊，句法兒共有四種，每一種，只有一卷。一種叫利迦非大，裡頭記著祭獻歌唱，有文理典雅的句兒。一種叫阿地華非大，裡頭是禱求神佛的符籙敕咒，並教裡頭的禮體規矩。還有兩種，一種名阿羅漢，一種名阿開都。記著教裡頭有名望的人，所傳格致的道理，同現在格致的道理一樣的。四種教書以外，又有兩種，一名摩訶拔拉，他是摩訶著的；一名藍摩耶，也名南無耶。都記兵戰打仗，記教中的律例規矩。一種叫蘇他，記教中的道理。一種叫阿昆達摩，記格致化化化的事，並有律例天文話頭。也說著格致化學，不過雜亂無章，編輯得不好。這個教到了周朝初年，漸漸的有弊病起來。教裡頭的人也都不服這個教化，別立新教名目，釋迦就承其流弊，創立新佛教。於是南佛教、北佛教、喝捍教三派。南佛教有三種書，一種叫《昆尼新法》他這三種書，在印度叫三那，在中國就名三乘。北佛教有九種書，總名達摩，都記著法事。不說別的，喝捍教書更多，有名阿迦摩一種，得書四十卷。據他們說翻譯中國文字，前前後後，共約一千六百餘種，現在中國的藏經，都在裡頭。他們起初，算中國尚沒教化，要把這些書來中國開創，得天下的。豈知中國文教，比他們更先，他就不能來欺罔了。然而信他的教的，仍舊多。現在阿非利加洲信他教的，約有八千萬名，亞美利加洲約四百萬名，太平洋約一百二十萬名，中國、日本、錫蘭、印度約得四萬萬八千二百萬名，天主教的人還不及他多呢！」說著，只見秋鶴的老太爺進來，大家立起讓坐，看秋鶴高談闊論，病又復原，心中自是歡喜，因請大家多住幾日再去，冶秋道：「軍務在身，不過告一個月的假，明兒打諒就要走呢！」秋鶴道：「我現今病已好了，住在家中也沒事，你們後天去，我同你們一起走。明日到惠山去玩玩，認認蓮因舊住的地方。」蓮民道：「甚好。」一宿無話，次日清早，僱了一個小快船，便到惠山。此時因地方官禁令認真，這些勾欄都封著在那裡。蓮因舊日的姊妹，一個也不見了。只有一個服侍過蓮因的老媽子宿氏，跟著兒子開一個耍貨店在那裡，已六十餘歲，見了蓮因，已不認得了。大家談起來，方才知。談了一會舊日的熱鬧，及現在的淒涼，竟如天寶宮人，說李三郎的故事。物換星移，風流雲散。蓮因倒傷感了一會，蓮民、冶秋等也不勝歎息。果然到了次日，四個人便別秋鶴家中，同到上海來，先進綺香園，到幽貞館見了韻蘭，將上項事告訴一遍。蓮因形容秋鶴病中的鬼臉，又道：「把紙來做護化鈴有什麼用？」說得眾人大家笑了。冶秋還須親友那邊去張羅，也就回去了。後來見了子虛，方知大營中現在要添辦格郎炮二十尊，克虜伯炮十二尊，開花炸彈一萬個，就著冶秋就近採辦並准續假。冶秋方稍為從容，過了三四天，冶秋還找到了碧霄住宿，碧霄道：「我與你緣分已完，你必定要我再犯情緣，我又須墮落一年有餘，但是你須娶我回去，倒還有幾齊燕好。」冶秋笑道：「娶了你便要賦白頭吟了，什麼幾齊不幾齊。」碧霄歎氣道：「這是有定數的。」

冶秋聽碧霄情願嫁他，心中狂喜，就稟知母親，與素秋商議，素秋道：「你要娶他本來甚好，現今恭寶已殤，你尚無所出，我這血淋未好，也未必再能生育了，倘得他生了一子，大家有光，但他的脾氣剛直，倘將來反做起河東獅子，後來居上起來，你怎麼樣？」冶秋道：「他是深明大義的，不過你也要讓他一著。不要把大奶奶的樣兒放在臉上，他也自盡做妾的道理，就可以共和了。」素秋道：「你去叫他來請太太同他講明再說。」冶秋點頭道：「也可以使得。」於是便找碧霄說明緣故，碧霄道：「你真要娶我麼？但與你自己無益呢。」冶秋道：「我們相敬如賓，有何損處？現在我就要去築金屋，請你了，你去見我們太太罷。」碧霄歎道：「定數難回，豈知竟為湘丫頭料著。罷了，且再混幾時罷！」於是同冶秋來見太太奶奶，表明自己的心跡，素秋方允。便擇了一個吉日，就收在房裡。園中姊妹，園外親朋，又來賀喜，熱鬧一天。

原來碧霄飛升在即，湘君說他還須與冶秋生個兒子，這是定數，不過你再須墮落幾時，冶秋也不得其死，你若執意違了天數，冶秋延壽而絕後，你將來的進境，非但不過如此而止，只怕還須重新降謫，了他幾夕的情緣。」碧霄一想：還不如趁墮落時節，替他延了後嗣罷，他的壽夭也顧不得了，所以竟公然答應。冶秋娶後，便反將母親、素秋搬到彩虹樓去，這是後話。恰說柔仙自做了生日之後，回去又被馬氏絮聒了一回，說：「自幼養大了你，總要望你有良心，人家女兒幫著娘，你聽著外人欺負我，現今你有了靠山了，動不動人家替你出頭，你更加輕狂了。我年紀這麼大，沒人來替做生日，你的勢兒好，人家看重你，倒也罷了，你應該也想著我，送幾樣菜來。」柔仙初起頭任他說去，後來聽得送菜一句，便氣極了，說道：「你要吃，你自己要去。我因人家敬我，沒得這個臉開口。」馬氏罵道：「沒良心的小媳婦！小蹄子！我好問他們要去，他們也就來請我了。你不向人說要，誰還敢要去？」柔仙氣得哭了，出來說道：「我沒良心，你為什麼不去找有良心的？像文仙姊姊有良心的。他跟著人，背地裡逃走了，你為何不去找他？我做小媳婦，是你老媳婦叫我做的，我本來不要做，你把我給了人罷！」馬氏不依起來，說：「你敢罵起我老媳婦來，我不好打麼！」就拿了一枝門楔走過來要打，口裡嚷著說：「我偏要看看你，你要給人，我偏不給人。」柔仙看他來打，就嚇昏了，幸虧俊官勸擋住了，馬氏意思叫柔仙避開，擾攘間，凌霄來了，便做好做歹把馬氏勸開了，說：「柔妹妹近來幾天東西也少吃，你是向來愛他的，這回就饒他罷！」馬氏道：「我說了幾句，他倒搶白起我來了，動不動他就有人出來替教我，我也不不要這老命了！」凌霄笑道：「你莫動氣，他的性兒你也知道的，擔待他罷。我同你去吸洋煙，我來裝給你吸。」於是拖了就走。馬氏嘴裡還是咕咕噥噥的不歇，凌霄同他到房中，陪他吸了一會煙，已是夜深了，馬氏方出園到小房子裡去了。凌霄到柔仙那裡來，見柔仙躺著在那裡哭，凌霄道：「他是老背晦的人，總不能聽他的話。他說什麼，只當沒聽見。」柔仙滿面淚痕，把巾來掩，說：「這個地方，還能住麼？」凌霄道：「仲蓮民來，你該同他商量一個主意。」柔仙道：「老媳婦要三千呢！那裡能給得到，把這條命送他罷了！」凌霄道：「回來同蘭生說去。」柔仙道：「我也問過，他們的錢，都是老子娘管的，自己不能做主。」凌霄道：「回來同韻姑娘說，大家湊湊罷。」柔仙歎氣道：「談何容易，且過一天是一天，再看運氣罷！」凌霄又寬解了多少話，方才回去。柔仙命俊官舀了水，洗了臉，在那裡支頭獨坐。俊官見無事，也把柔仙勸了一會，便去睡了。聽得外邊已是四更，柔仙和衣獨睡，百折迴腸，不能成寐。聽得外面蛙聲嘍嘍的絮聒不了，那個燈欲明欲暗，自己想：我柔仙一十八歲，不知被何人賣我到這個地方，學這個勞什子。他們都仗了我吃飯，軋餅頭，不算數，還把我這等看待。仲蓮民雖是有心，又是這般境況，現在除旅囊之外，無家可歸。有什麼良策呢？這麼一想，愈覺身世無聊，萬愁交集，朦朧間，忽然夢到一座高山，萬木呼號，一人不見，心中想道：這是什麼地方呢？只聽隱隱有哭聲，隨著聲音尋去，不覺已到了山下。轉過一個樹林，忽然現了一座天宮，碧瓦參差，紅牆曲折。這個哭聲好似在旁邊一座院落裡，於是走進去一張望，恰是仲蓮民在那裡哭。柔仙也不覺哭了，便叫道：「蓮民，你為何在這裡哭呢？」蓮民見了柔仙，便歎道：「我還有同你見的日子麼？聽你死了，我要在這裡圖個自盡呢。」因指一帶紅牆道：「這是百花宮，你的辦事地方，這院子後邊就是恨海。」柔仙道：「海在那裡？」蓮民把窗一開，只見外邊都是大海，巨浸茫茫，煙波甚惡，這房屋乃臨海造的。蓮民道：「你去罷，我不死，不好來見你的。」柔仙覺著自己早經死了，便說：「我這死為你呢，現今已相見了，你也不用死。」蓮民搖頭道：「我不死，怎麼好見你？」說著，便向窗外一躍，跳到海裡，柔仙吃了一驚，便哭喊起來，乃是一夢。想了想，知非吉兆。俊官在那邊抹桌，問道：「姑娘哭什麼？」柔仙道：「夢魘住了，也不知現在什麼時候了？」俊官道：「才打了九點半，早呢，姑娘可以睡一會兒起身。」柔仙道：「我也睡不穩了，你把這衣服取來，我這小衣也要換了，你把這新做的褲子取來。」俊官便都去取了來，替他換上，柔仙方才起身，俊官伏侍他梳洗完畢，柔仙便去看凌霄談天。

過了數天，蓮民回來了，柔仙便到幽貞館來望他，談了一會詩社的話，便一同回到桐華院來，告訴他為生日與馬氏門口及夜來的夢，便留蓮民住宿。蓮民道：「夢幻無憑，你也不要過信。但你是一個聰明人，動不動便是傷感，把身子斷喪，年紀尚輕，須自己解釋解釋方好。若日日憂愁，怎麼了呢？」柔仙眼圈兒紅了，擦眼歎道：「死了就完，你吐紅的病近來發沒發？」蓮民道：「幾

日前吐了一回，還好。」柔仙道：「聽得這個病吃秋石最好。」蓮民道：「也吃過了，不中用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身邊取出一張匯理銀行的票出來道：「我今夜住在這裡，你們這老東西是不饒人的，你拿三十元一張票去，恐怕這幾天我要來住呢，你須同他講明。」柔仙道：「給他十元好了，你情願將來再給他，你鬧手段也沒用，他們總是無底的欲壑。你便一起給他一千，他也算應該得的。還有一句你現在住在彩蓮船，我們看見也容易了。此地不必常來，我限你從今以後一月到這裡六次，留你三夜。你若是常常來了，老東西就要依著你做靠山，一月一二百元，還了得，你那裡有這些錢花在這裡呢？」蓮民道：「相見了又沒話，若三天不見，便想著你。」柔仙道：「意思好不好，也不在相見的上頭。人生的情緣，有一定的，留些有餘，可以長久聚。譬如使錢，一起使完了，便沒得使了。」蓮民點頭稱是。這一夕住在那裡，說不盡的恩愛綢繆，真是新婚不如遠別呢。

如今且說蕭雲與湘君是久年相好，現在住在公館裡，到漱藥極近，得暇便去談心。湘君說的都是禪理，只不容易住宿，原來湘君道行已成不能再污，與舜華說明了，往往用替身法兒，把舜華吹了一口氣，便變了湘君一樣，自己變作舜華。蕭雲擁著麗人，那裡知道。況且舜華這個人玉膩香溫，與湘君伯仲。湘君待舜華極厚，衣服銀錢，憑他使用。舜華情慾已熾，落得李代桃僵，暢情受用，就也不肯告訴他人。況且也不好意思說出來的。這日是四月廿七，蕭雲又宿在漱藥，吃了夜飯，多喝著幾杯酒，大家春意滿懷。湘君換了一件單衫，愈覺得百媚千嬌，令人可愛。蕭雲抱到懷中撫摩他的雙乳，湘君也就動起情來，掄指一算還有一宵未了的因緣，只得與他了結，也就不用舜華代了。蕭雲便去閉了房門，只見湘君睡在帳中玉體橫陳，嬌眸微閉，臉上含著笑意，一聲兒不言語。蕭雲覺得心頭鹿撞，便解帶寬衣，到牀上來，下了紗櫥帳，低低叫道：「好妹妹，我替你脫衣服罷。」湘君不應，蕭雲先替他寬了上身的衣，放好了，再替他解這條鄉鸞帶，解了好一會，總解不開，把小衣抽又拉不下，覺得欲情大熾，叫了幾聲，湘君故意不應。蕭雲倒忙得一身急汗，無可奈何。湘君撲嗤一聲笑了，說道：「清淨法門，你來玷污三寶，若不求老佛慈悲，那裡能到無邊會上呢？罷了，我看你苦惱眾生，就把方便門開了罷。」於是自己來寬了小衣，便與蕭雲演西廂酬簡一齣，便是梨園中演的佳期，有曲文一支道：

柳腰兒恰一搦，羞答答不肯把頭抬，只將鴛枕捱。雲鬟彷彿墜金釵，偏宜教髻兒歪。我將你鈕釦兒鬆，我將你羅帶兒解。蘭麝散幽齋，怎不回過臉兒來，軟玉溫香抱滿懷呀。劉阮到天台，春至人間花弄色，花心折，柳腰擺，露滴牡丹開。香悉游蜂彩，你半推半就，我又憐又愛。暢奇哉！蘸著些兒麻上來，渾身上下都通泰，點污了仙姑清白。今朝相會碧紗櫥，何時重解香羅帶。

兩個人的親愛知心，作書人也形容不出。到了次日，一枕慵騰，交懶懶起。直到將近日午，方才起身。湘君正色向蕭雲道：「我同你的情愛，盡在今宵，以後只可心交，不可身交了。」蕭雲謝道：「污卿美玉，心實難安，從今我把神明一般敬你，如何？」湘君點頭道：「還算解事。」於是大家盥漱已畢，蕭雲喝了參湯，吃些點心，方才到公館裡去了。豈知這日是伯琴住在韻香館，芝仙住在棠眠小筑，素雯是老氣橫秋落拓慣的，他最喜弄蕭，真是吐滂沛乎寸心，含綿渺於尺素，把個伯琴樂得遍體皆酥。那文王是棠蕊含苞，牛山濯濯，就演了一齣顛倒鴛鴦。一個俯注，一個仰承，真是淋漓盡致，這也不容易細表。

光陰易過，已屆端陽，荷花蕩裡，備著一隻小龍舟，請了知三一班玩了一天，蘭生就院試去了。蓮因信來，現下擬找一個代替的住持尼，俟代替的到後，把庵事交代，便可前來。花神廟可：名花神祠，趕緊動工，照珩奶奶的圖樣蓋造，韻蘭派著佩瓊、秋鶴督工，珩堅也忙起來，與韻蘭日日去看。秋鶴指授一切，又要造四個賞荷花時用的敞篷船，仿著秦淮河上畫船的式樣，船旁只用短欄杆。又恐傷礙荷葉，故舟前舟尾，只用短槳兩枝，一個茶爐，一邊炊茶，一邊可以溫酒，用一個老媽子守著。另有一個小爐，以便煮菜。每船可排兩席，約容十餘人，這是預先定的章程，也是珩堅畫的圖樣。船中坐臥更衣小便之處，也多備齊。船面上五彩錦篷，用紡綢制的，是元色絲布的裡子。另備一個油篷，以防下雨。從荷花蕩，經月潭，到小虹橋，折向寒碧莊，有最低最狹的地方，在寒碧莊橋裡，舟不能過，韻蘭命把河身濬寬，牆洞加高起來，這件事就附近命秀蘭督工。大抵天下的事只要錢，有了錢，便就容易。濬河造船的經費，就把桃花詩社公助的款項支用了。幸虧船身是現成的，不過欄杆彩棚兩項，所以倒還夠使。只有花神祠經費須六十餘金，除蓮因助來的一千，所少尚多，韻蘭賠了千金，尚還不敷，只得寄信蓮因，請他募化，蓮因便又寄了五百金來。

到了五月，顧府上報來，蘭生入了泮，當時許夫人曾許過重願，如蘭生進了學，願助四千金，替他姊妹們造花神廟，但供姊妹們的小像，事同遊戲，且恐後來以訛傳誤，真個把他們當起花神來，受人香火叩拜，也不敢當。須擇真個花神供奉在內，方好。將此意告知韻蘭，韻蘭不以為然，便寄信蓮因，蓮因知道了，暗運神通，請自在頭陀，領許夫人、程夫人到百花宮去遊玩。只見玉宇瓊樓，輝金聳碧，當中大殿供著總花神位次，便有仙姑迎了出來，歷歷指引，說這是幽夢靈妃汪曉香，兩旁一百所配殿，有閉著門的，有開著門的，仙姑把冊子取來，給兩位夫人看了，說閉門的還未歸位呢，上寫著花名，下邊注著各花神的名字。太太們不信，現今有一位謫下的花神，已經歸位了，可以去望望他。遂領到一個宮來，見上寫著玫瑰花宮。兩位太太進去見了這位花神，許夫人不認得倚虹，程夫人是認識，恰就是碧霄的丫頭雲倚虹，程夫人大驚道：「你是碧姑娘那裡的，聞說勒死了，怎麼在這裡？」倚虹歎息歎觀，請二位坐了，又問碧霄、韻蘭的好，又告訴他當時因不肯受辱，自刎而死。園裡的姑娘大半是在這裡投生的，太太們回去也不用說破，以免妖言惑眾，但把這番所見，默默的告訴韻蘭一個人，把這花神祠成全，把各位姑娘照這冊上塑了像，完了工，便好了。人家問起，只當是遊戲，也不用同他證明。他們不信，到七月裡還有一個大大的憑據呢，便依著做就是了。說著，又領到斷腸碑亭去看了，說太太們把這名字記一記，二位夫人看了，字都不識。倚虹一一指明，二人記了一遍，方送回來。許夫人醒了，深以為奇，方欲去看程夫人，忽報程夫人到，大家見了，各述所夢，無不驚異，便密密的商議了一番，要成全此事。一面去請韻蘭來告訴了他，韻蘭笑道：「我們也不過造這祠來玩，那裡說起我是總花神？我這人也不配，太太把我也玩起來了。」程夫人正色道：「我們同你誑過麼？你且莫管，祠工落成了，你就請仲蓮民個個的捏起像來。你少經費，我們兩個人各送二千，務要造得華麗，也不可和人說起我們的夢，只算遊戲罷了，你們配的花名殿名，我們都記在這裡。遂將寫出來的一紙給韻蘭看了，說這紙你且藏著，這上頭大約不差的，也不用同這些姑娘說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就是造成了，太太們供在中殿還好。」許夫人笑道：「這是天定的，你做總花神，我們老花神怎麼好奪你的位呢？將來必須照這紙上的次序供呢！但是一個姓餘的不知是誰？」韻蘭道：「並沒有這人。」程夫人道：「將來自然有人的，我們議定了，各人助你二千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請許夫人去取去，許夫人便親自到房裡去取了四金千的鈔票給他，又道：「你心裡頭不安，你可在後面另造三間小配殿，供我們的長生祿位罷！」韻蘭點頭，程夫人又說起看見倚虹一節，說寄信我問自家姑娘及你的好，又問合園姑娘、奶奶、姊妹們的好。韻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原來果然如此，怪道我從前夢到百花宮裡，與一個姓金的姊妹相遇，這姓金就是蓮因。」遂把當日之夢，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我前兒曾聽得謝姑娘說過歸位兩字，原來如此。」程夫人道：「這件事未免妖異，恐怕別人不信，反招出笑話來，你千萬不要同人說，我們只當遊戲做法便是。人家知道了塑像一事，也不很關礙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但要我塑在居中，這麼推尊我，我總不敢當。」許夫人道：「這麼一謙，就費事了。況且你是綺香園的主人，就居第一也不算僭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還有奶奶們呢？我怎好坐在上頭，我有一個法兒，不如到這個時候大家拈鬮罷。除太太在後殿之外，正殿上誰拈第一，便是第一，誰拈末座，便是誰末座，倒還公允。」許夫人道：「也是，且到那時再議，你就回去罷。」韻蘭便謝了二位太太乘車而回。有了這四千金，更加從容起來。加添工人，因都是包工，也不用派人採辦物料。待蘭生入泮，顧府更加忙起來，派報單，待魁星開賀，珩堅先期回去幫忙。

開賀這日，園中各人都去道喜。佩瓊、雙瓊心中更樂，蘭生偏視若無事，玩得更加厲害。霞裳苦口相勸，只是有口無心。一日蘭生回來，一個小照袋的線斷了，要叫霞裳做。走進裡邊，母親已睡了，把房門閉著。蘭生不敢驚動，只得從南首迴廊小庭輕輕敲這側門，恰不敢高喚，敲了一會兒，聽他板上閣閣的聲音，霞裳把房門一開，等蘭生進來了，便把門檢著。一聲兒不言語，便仍去睡了。蘭生看見形景不似往時，便走到霞裳房裡笑道：「今日遲了，累你沒睡，這個門是你叫他們留麼？」霞裳道：「不遲，你盡好天明了回來！人家橫豎不是人，不要睡的。」蘭生自知理屈，因笑道：「妹妹不要動氣，我不好，你盡管說。」霞裳冷笑道：「我是奴才，你是主子，況且現今是秀才相公了，我敢說你麼？」蘭生見聲口不好，只得央告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用生氣，我知道

這兩天不好，回來太遲。」霞裳冷笑道：「你主子有什麼不好？回來也很早，天還沒亮呢，你快些去睡罷。熱參湯我放在雞鳴爐上，只得你自己費心去倒了，要喝便喝一口，早睡明兒好早些起身，再去玩你的，我也不能服侍你，我同太太說了，還是讓我回去罷。親家太太那裡的仙露嫁的人不好，給太太辦了，這回子倒收了心，夫妻倒很和氣。我是算什麼呢？不上不下的，卡人也不如！」蘭生知道他生了氣，便慌了，說道：「便是不容人辦，也容人改過。妹妹這麼生氣，我改過也來不及了。」霞裳道：「你有什麼過？改什麼？總是我們做奴才的不是罷了。」蘭生無可奈何，只得獨自去倒了參湯，看蚊帳業已下好，就上去睡了，歎氣。霞裳接口道：「你也不用歎氣，我本來服侍不週到的。你明兒向太太說了，換別人罷！」蘭生道：「冤枉死人，我何嘗說你不週到？你這麼拉扯。」霞裳不接口，停了一會，又歎氣道：「擔這個虛名兒，不如死了罷！」蘭生聽見他說死，怕他受了什麼委曲，真個尋起死來，便又起身來走到他這邊，本來是前後房隔一重短花格門，又不關的，走到那邊坐在牀口，問道：「妹妹你到底要怎樣？」一面又替他這燈剔亮了，霞裳只是不答。蘭生歎氣道：「我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。」霞裳冷笑道：「真的？你替我說了，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。」蘭生道：「我說是我的心。」霞裳道：「我本來也說我的心，勸了只當耳旁風。」說著就哭了。這個時候，蘭生穿著一件白洋布衫跪在那裡，恐怕他著冷，便起身來隨意取了自己一件夾襖兒。蘭生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樣的難過，沒法勸他，只得在牀前跪下道：「我蘭生賠妹妹的不是，求妹妹莫生氣，要打要罵盡使得，只不要亂怪人，不容人改過。」霞裳隔著帳子一看，見蘭生穿單短衫跪著，便起身取件夾衣，向蘭生身上一披，自己便下牀來扶他起來，說：「小祖宗，你要怪人也不是這樣怪法。」一面說一面把蘭生扶在自己牀上坐了，自己也坐在對面小榻上，歎氣道：「玩也要玩得有方，就是這個園裡，我也是想玩的，沒的總要兩三點鐘回來。太太們問我，我總說回來了，在書房裡。幸虧他不去查，若去查問起來，我做奴才的耽得了這個不是麼？一向還好，豈知你進了學，好似沒籠頭的馬似的，總是日日出去。去了又是這個時候回來，守門的人背地裡罵，何苦呢？」蘭生方知霞裳有這等苦衷，就心中有無限感激，一時說不出來。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，親妹妹，我知道了。從今以後我倘然出去，我早回來如何？我不聽好妹妹的話，我不是人了。萬一我回來遲了，你索性告訴太太，我來受責，我並不抱怨你如何？」霞裳道：「你也不用說使性兒的話，你不要我服侍，你是主子，要驅逐便驅逐，不過我白操一輩子的。」說著雙淚紛紛，不勝嬌慘。蘭生十分可惜，便替他去拭淚，口裡不住的叫妹妹告饒，方把霞裳說得氣稍平了，蘭生還說：「我將來總要同你一輩子過日子，快樂呢！」霞裳微笑道：「我只怕沒福，你也未必必要我。」蘭生便指天誓日起來，於是霞裳服侍蘭生睡了，自己也去安睡不題。

且說秋鶴佩纓監造花神廟，佩纓習慣起遲，每日總是秋鶴先到，手中張著一柄洋傘，在那裡指授。說這一帶窗要什麼花樣，一塊白石要鑄什麼字畫，梁要什麼花，柱階石怎樣擺，欄杆怎樣裝，神龕供桌怎樣的大小高低，或則用龍，或則棲鳳，或則刻藻，或則雕雲，各隨所宜。佩纓到了，也商量商量。晚間秋鶴還要擬匾，擬聯，擬碑記。有時子虛還要請他去商辦中西交接的公事。原來秋鶴新派了交涉局總司事，所以忙得不得。內中有一個雕花的匠頭袁二，是馬利根那裡寧波媽劉氏的兒子。劉氏費了多少心，托人到韻蘭那裡去求，知道珊寶與韻蘭最好，劉氏與玉憐隔房的母舅蔡宗向來姘過的。玉憐現在珊寶處，珊寶極信任的，他就托蔡宗向玉憐說情，玉憐向韻蘭說情，或轉求珊寶，替討這件差使，包這個雕花的工，好容易買了多少洋貨花粉送給玉憐，玉憐不受，說：「這個東西什麼稀罕，你有什么事情告訴我罷。」蔡宗笑道：「這不是我的，是外國房子裡的劉媽媽叫我送給甥女的，你就受了罷。」玉憐冷笑道：「他難道不認識我麼？要轉這個手，必定又有什麼干求。」蔡宗笑道：「他的兒子袁二要想到蘇姑娘那裡包這雕花的工，要請甥女想個法兒給他一碗飯吃。」玉憐道：「他也識蘇姑娘，盡好當面去求。就是蘇姑娘面前不好說什麼，他那裡葉佩纓姑娘、明珠圓姑娘、花露月姑娘、溫玉潤姑娘、金伴馨姑娘，他都見過的，為什麼捨近圖遠求起我來？」忽聽珊寶叫道：「玉憐，你同誰說話？」玉憐便向母舅努嘴兒，低低說道：「快把東西取回去，就去罷，我們姑娘知道了不方便呢！」嚇得蔡宗取了物件退回出去，詳細告訴劉氏。劉氏只得把東西潛送玉潤。

卻說玉憐聽得珊寶呼喊，走了過去，笑回道：「我家寶貝母舅，不知道得了姘頭寧波媽多少恩惠，替他兒子來說情，要蘇姑娘那裡的雕工，給我回他去了。誰同他多嘴！」珊寶道：「我昨晚恍惚聽見已經有了一個人，不知定也不定。他既來求你，你就替他說一聲兒罷。」玉憐道：「同他說倒還容易，只怕有了人了。」珊寶道：「你就去問問看，成不成也不打緊的。成功了你就去給他們一個信，他們要求一件事是不容易的。」玉憐果然就去，聽得韻蘭在那裡午睡，佩纓到工地去了，珠圓在那裡捶洋琴，玉憐便走進房去笑說道：「好聽得很呢！」珠圓見是玉憐，便推琴起立，笑道：「有污尊耳，你還贊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讓座。玉憐道：「姑娘午睡麼？」珠圓道：「他是慣了的，除非有要事，午後總要睡一會。」玉憐道：「他們說佩姐姐又監工去了，倒也忙呢！」珠圓冷笑道：「他是紅姑娘，沒了他不成事！」玉憐道：「佩姑娘人還能幹，做人也直心，我們姑娘常說他的好。」珠圓笑道：「不好也跑不到前頭，姐姐便是珊姑娘的佩纓。」玉憐笑道：「我算什麼？像妹妹才是多才多藝，你姑娘一向說你，以前有許多不好說話的客人，幸虧你應酬得服服帖帖。」珠圓笑道：「不是誇口，除非咬文嚼字，無論什麼怪脾氣的客人，上了我的手，總走不去的。」玉憐道：「你的情絲縛得緊，為什麼不姘幾個呢？」珠圓笑罵道：「你這蹄子，恐怕倒有幾個姘頭！」玉憐笑道：「豈但幾個，有幾百個呢！」珠圓笑道：「滿了一千，便是數千人。」玉憐啐了一口，要起來擰他，只見延秋樹的小丫頭子過來，說：「姑娘叫你來了，又不回去了。」玉憐罵道：「小蹄子，偏有許多議論，人家走來一回子，便來叫魂，扯你娘的臊！」珠圓道：「你姑娘差他來叫的，你平白罵他。」玉憐道：「他輕事重報，拾了繡花針，就當鐵門檻，我最不服氣！」因道：「我這回來因有彩虹樓寧波媽的兒子袁二要包雕花的工，托我求你，你得便同姑娘說一聲兒，晚上給一個回信來。」珠圓道：「等姑娘睡起了，同他說，恐怕已經有人了。」玉憐道：「有沒有成不成不管，你說一聲就是了。」說著就走了。

晚上劉氏把這些東西轉送玉潤，告訴了求他的話。玉潤是貪小利的，通收了，趁便就把這事回韻蘭，韻蘭道：「剛才珠圓也同我說過，但是有一個姓項的要攬，不知道他今兒何以不來？你們既這麼著，就叫袁二來到韓爺那邊去立了承攬罷。」玉潤答應著，便尋珠圓，差小丫頭送信到延秋樹。不多一會，袁二來了，玉潤就領他到秋鶴那裡立了承攬紙，劉氏做了保，便先領了二百兩銀子，照著樣子在園內做工。那袁二年紀不過二十餘歲，倒還清秀，只是年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看見園裡頭丫頭，總比外邊見的好了幾倍。來監工的佩纓，更是超群，他就不自量力，想吃起天鵝肉來。佩纓因怕太陽，只在屋裡看看刻木刻石，任秋鶴到外邊去。袁二就日日見著佩纓，就相熟起來。初起頭一兩句的同他勾搭，後來竟想打趣了。佩纓又是大大方方，天真爛漫的。一日佩纓早來了，袁二就問長問短到了這裡幾年，一向在那裡，有男人沒有。佩纓聽他問男人，便紅了臉，罵他沒規矩的王八羔子。恰正秋鶴走來，袁二就走開了。袁二看佩纓若近若遠，終料不出他的心思，自己想女人總是貪利的，我私下送給些東西他必定歡喜了。主意已定，就去買些香水香皂洋帕之類，寫著一個字條兒，說前日說話冒昧，得罪了姊姊。現今送些薄禮，望收納了，千萬不要生氣。袁二一片真心，姐姐生氣，我就該死了，總要求姐姐照應著。於是把字條兒及物件包在一處，恰沒機會送，暫時放在小箱裡。袁二是住在園中工作房裡的，箱子也放在牀榻上。這日韻蘭帶著玉潤、珠圓來了一回，園裡人多手雜，這個包給人偷了去，找尋不得。袁二便著了急，又不好說明的。那裡找得著，自己想這日不過蘇姑娘來了一回，幼青姑娘也帶了幾個丫頭媽子來了一回，他們決非偷東西的，必定自己同伴偷去，疑惑不定。

豈知這個字條兒後來到了韻蘭手裡，韻蘭就疑佩纓舞弊起來，也不動聲色。到了晚上，獨叫佩纓到春影樓盤詰。佩纓一些不懂，韻蘭冷笑道：「我叫你監工，原要實事求是的，你要東西，我那裡盡有，我也從沒不肯給你的。」佩纓著急道：「姑娘捕風捉影的話，婢子頭緒也摸不著。」韻蘭冷笑道：「等到有頭緒，你也飽了，我的名也丟了，你還這麼假撇清！我且問你，袁二你如何與他往來熟識？」佩纓道：「他是雕花匠工頭，沒規矩的混帳人！」韻蘭聽了，把字條兒擲去，說：「你去看這個！」佩纓看了一遍，就哭了，說：「這個王八羔子的小子兒，坑害得我好，我明兒便要去問他！」就把那日問有男人沒有及自己罵他的話告訴了韻蘭，韻蘭便搖手道：「你莫嚷，我也想你不至於如此。現在已經領了二百兩銀子去了，鬧出來不是我們白丟了麼？這件事總不是憑

空，我已將承攬上的字跡對了，確是袁二寫的，大約他要想你什麼也未可知，我再暗暗的查。你只莫嚷出來，催他趕緊做工，就是了。我並非一定怪你，若疑你我不問你了。」佩纒方止了哭，說：「姑娘這麼待我，我的親娘也不過這樣，我又不是脂油蒙了心，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。我還敢欺姑娘麼？」韻蘭道：「你的心我知道的，恐怕你有仇人誣害你，你自後要留心些，這件事我來查，就是查明了，也不必聲張，恐防結怨。」佩纒道：「和我不合的只有兩個人，一個雙瓊姑娘，這裡一個珠圓。常常聽他的風裡言風裡語，我恐怕同事反面，總只做不聽見。就是他當面說我，我一笑就完了，再沒別人的。還有幼青姑娘那裡的蓮蓀，是向來不合的。」韻蘭道：「你莫管，去睡罷，我來查就是了。」佩纒就退出來，氣得一夜睡不著，心裡想不嫁男人的苦，我若是嫁了人，就跟著男人過活，也不吃這個飯，不受這個冤屈了。

到了次日，仍舊去監工，見了袁二，恨得要死。只因韻蘭吩咐，不敢發出來。袁二偏不知趣，見沒人在旁，笑說道：「我要送姊姊東西，給人偷了去了。我再去買給你。」佩纒就把怒火提起來，走過去一手扯了袁二的髮辮，著實的打了兩個耳刮子，袁二還當是戲，初起頭笑著，只叫姐姐莫動手，給佩纒又狠命的打了一下，牙齒裡的血都打出來了，方一陣的亂拒。佩纒脫了手，他就走開，方知佩纒的厲害，幸虧沒人看見，自此只管做工，不敢生心。後來到底大家知道了，姓項的聽見這個信，就差人來說袁二的不好，到底把袁二攻脫了，自己接辦。袁二領去的銀，照算之外，尚餘二十兩有奇，便著姓項的扣還。那日韻蘭問了佩纒，次日便與湘君商談了一回私話。到了停工之後，把玉潤、珠圓兩個人借著別的緣故都辭歇了。一時沒得好丫頭，偶然與珩堅說及，珩堅便將賠嫁丫頭秋紅補了珠圓的缺，改名侍紅，年十七歲。把玉潤的缺補了丁媚衡，也是十七歲。停了兩日，金幼青的蓮蓀也停了，補了一個孟雲綃，年二十一歲。佩纒就知道為以前袁二這件事發是韻蘭背地裡告訴了他，佩纒更加感激韻蘭辦事明白，治家有條，更死心塌地的幫著韻蘭起來。這日是六月十六，天氣大熱，佩纒在工上，忽聽得小丫頭來說佩姑娘快去，姑娘那裡到了遠客了。未知是誰，且看下回。